

N岁月

数百万字云和月 四十年轮春与秋

——记宁夏大学新闻学专业创始人之一王庆同

□ 贺玉莲

王庆同，1936年出生于南京，祖籍浙江嵊县，195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当年，22岁的他踩着宁夏回族自治区即将成立的铿锵节奏来到了银川，如今已从毛头小伙子变耄耋老者。整整64年，扎根西部，矢志不渝，甘于奉献，赢得社会各界敬重。

王庆同北大毕业时，对新中国充满热爱，对新生活充满憧憬，不征求父母哥姐的意见，也不考虑到江浙工作的可能，在几份毕业分配的表格中把第一志愿全填上了宁夏，决心在祖国边远地区为国家建设作贡献，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最终，他如愿以偿来到宁夏，分配在刚刚复刊的《宁夏日报》工商部。他分工采编若干领域报道，其中有一项是“工业手工业支援农业”的报道，到固原的时间多一些。那时候，固原县到专区各县有班车还有敞篷卡车。王庆同说，“有次坐卡车到隆德，坐倒数二排，被车轮扬起的浮土弄得灰头土脸，鼻涕眼泪混合成土蛋蛋挂在鼻孔下面。”就是这样的条件，他在工商部五年间，十几次在固原专区各县跑，采写了《更好地支援农业——随修配工人下乡的日記》《带着红炉串乡的人》《党小组长王保民》等引起社会反响的新闻作品。

此后，王庆同经历了农村劳动、公社工作。1983年从中共盐池县委宣传部副部长调任宁夏大学中文系新闻学教研室主任，参与创办新闻专业。

当时，宁大中文系资料室、学校图书馆鲜有新闻专业的资料。几经寻找，他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资料室复印了部分资料，又通过资

料室增订了几份新闻杂志。就凭着手里的这些简单的资料，王庆同开始备课。半年后开出他的第一门专业课《新闻采访学》，随后又陆续开出《新闻写作学》《传播学》《外国新闻作品选读》等课程。所有课程的作业，他全批全改。

“学习新闻知识如同盖大厦，毛泽东新闻思想是建楼的根基所在。”王庆同在教学中认识到开设《毛泽东新闻思想研究》课的重要性。在没有现成教材的情况下，经过刻苦自学、钻研，于1992年开出30课时的《毛泽东新闻思想研究》课，先后在中文系新闻专业4个年级和新华学院新闻专业课堂上讲解。在王庆同家的书柜中，我们见到封面破损的《毛泽东早期文稿》《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毛泽东书信选集》等书籍，有的书籍装订线断开，内页上写着阅读心得和划出的重点。

“我可下辛苦了。”王庆同回忆说。他仔细研究毛泽东修改新闻稿的一些复印件，琢磨修改的依据和理由，撰写成《毛泽东怎样修改新闻稿》，并在《中国新闻学院学报》发表。

王庆同认为，讲课不能只有几条干巴巴的“筋”，而要内容丰富，有所创新。他为不同年级的学生分别印发了学习资料，晚年统计时，共计13种91万字，包括作品资料、参阅资料、作业资料、课堂讨论资料等，都是他从报纸、杂志、参考书中精心摘录手抄在稿纸上，请学校印刷厂油印发给学生。有些毕业20多年的学生至今保存着这些资料，并说直至现在，有时还会找出来翻看，获得启迪。

王庆同至今留着几十张小纸条，那是给宁

大中文系新闻专业89级讲《毛泽东新闻思想研究》课时，在讲完《毛泽东关于文风的思想》后，他请学生每人当堂写一张小纸条，说说自己最喜欢毛泽东关于文风的哪条意见并说明理由。结果有8名学生说最喜欢“应该学会用自己的话来写文章”；5名学生最喜欢“用简洁的文字反映实际”；3名学生最喜欢“对读者要亲切些，但要‘软中有硬’”……他以此检测学生对教学内容的理解，引导学生开阔视野。

王庆同认为，学新闻最重要一环是要在实践中成长。他曾大胆“试水”，让校内教职工担任“受访者”，由新闻专业学生去采访，事后向“受访者”发出《征求意见书》，请他们谈谈对前去采访的学生的印象、建议等，在后续讲课中予以强调，提高学生新闻采访的水平、能力。王庆同还想方设法联系校外实习单位，与中文系领导、新闻专业其他老师一起，到包头、呼和浩特、兰州、西安、西宁和自治区各市县检查、指导学生实习，组织学生举办实习成果展。

“作为宁夏大学新闻学专业的创始人之一，我们感谢王庆同教授的付出，是他把毕生所学倾注在宁夏，让这片土地感触到、吸收到新闻传播教育的魅力。”宁夏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执行院长李世举如是说。

1996年，60岁的王庆同从宁夏大学退休，但随之他又接受学校返聘，讲课至70周岁。期间，他交叉或随后在自治区新闻干部继续教育、宁夏报纸新闻性期刊采编人员资格培训班讲课；在宁夏多个厅局、企事业单位，银川市政协委员专题培训班给新闻通讯员（政协委员）

讲课……与此同时，应邀任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宁夏新闻出版局和宁夏一些媒体新闻阅评员、审读者、点评员、听评员、行风监督员，撰写阅评稿数百篇；应邀参加宁夏好新闻奖复评、定评、审核；交叉应邀主持宁夏广播电视台读者调研工作，助力媒体发展。

王庆同退休后用5个笔名在宁夏日报、宁夏法治报（法治新报）等五家报纸六个专栏（谈心、话一段、现代观点、今日声音、华兴时评、媒城快语）发表时评、杂谈、随笔等1384篇（1997—2020年），年均近60篇。用本名在华兴时报、新消息报发表读《红楼梦》系列随笔；在中卫日报《名家读书赏析》专栏发表《朱容基讲话实录》读后感系列；在宁夏日报《六盘山》塞上论坛专版专栏、银川日报《人文》书香专版、固原日报《文化》《第一阅读》专版专栏、石嘴山日报《星海文苑》专版以及《宁夏文史资料》《瞭望宁夏70年丛书》等书报刊撰写、发表序言、散文、随笔、回忆录、杂感、史话、文学评论等文章。着眼于学习、领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在研读《周易》《尚书》《学记》《红楼梦》后，撰写一批品读心得。公开出版散文集、回忆录7本。

从1983年到2023年，40年轮春与秋，王庆同日夜摘录手抄教学资料、编写教案、撰写文章发表于书报刊，总计达数百万字。王庆同说，回首往事似乎只做了一件事：当年以第一志愿来宁夏，如今以第一志愿留了下来。

我们期盼王庆同先生的人生更饱满更靓丽！

N流年

家乡的沙枣林

□ 李捍国

我的少儿时代是在黄河之滨的故乡度过的。那时受生活环境和条件的限制，没有什么体育锻炼和文化娱乐场所和设施。记得当时与小伙伴三五成群一起玩，春天拍纸牌、滚铁圈、放风筝；夏天则是爬到屋檐下、牛棚顶上掏麻雀，或到充满泥沙的水渠里耍水、摸鱼；秋天是在野外打沙枣、捉迷藏；冬天则是打冰球、滑冰、堆雪人。虽然说游戏简单，也没多少技术含量，但自由自在无拘无束，嬉笑打闹，充满了童趣。

如果现在有人问我，小时候最美好、最难忘的记忆是什么？我会毫不犹豫地说：家乡那片沙枣林。

家乡的沙枣林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和不屈不挠的品格。在我的记忆里，那片沙枣林位于村子东北角小水渠边。那里地势低洼，盐碱大，春天看去白茫茫一片。这片沙枣林不是人工栽植的，而是多年来自然形成的。刚开始有那么三五棵，随着时间推移，自繁自育，竟然形成了三五百亩、大约有几百棵的沙枣林。大的枝繁叶茂，树冠遮天蔽日，似强壮的青年；小的也有两三米高，羞涩地舒展手臂，如妙龄少女。这片自生自长的沙枣林，生命力极其顽强，没有人浇水施肥，没有人清除杂草，更没有人剪枝修叶，全凭大自然赋予的能量，顽强不屈地生长。在贫瘠的土地上，耐干旱、抗盐碱、挡风沙，冬不畏严寒，夏不惧烈日，无论环境多么残酷都无法摧毁它铁一般的身躯、刚直不阿的品性和旺盛的生命力，那里俨然是乡村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家乡的沙枣林具有不刻意攀比的雅量和独特率真的秉性。沙枣树是西北地区独有的落叶乔木，树身一般不高且多有弯曲，树皮粗糙呈褐色，冬天有裂纹，虬枝婆娑，尖刺护身。它没有杨树的伟岸挺拔，没有垂柳的婀娜多姿，也没有松树的四季常青。但它从不攀比，也不争人们的宠爱，争地理位置的优越，争水肥的供养，争众声的夸奖。它低调淡定，不善张扬，耐得住旱涝，守得住清贫，抵得住风雨，独特的魅力在大自然中自然展示。

家乡的沙枣林具有默默无闻、无私奉献的精神。沙枣树不求索取，只求奉献，浑身上下都是宝，沙树木质坚硬，是做屋梁、家具和棚板的上好材料。沙树叶也是品质良好的牛羊的饲料。它的果实更是为人们喜爱的富含维生素的食品。此外，沙枣树枝叶茂密，具有良好的抗风沙作用，这在西北地区冬春之交沙尘暴频发时显得尤为重要。

家乡的沙枣林是儿童乐园。儿时的很多乐趣来自那片沙枣林。每年五一之后，沙枣树开花了，那情景美得令人陶醉，树叶正面墨绿，背面银灰，在阳光照射下熠熠生辉；满树密密的黄色的、白色的小喇叭花缀满枝头，像星星、像眼睛，一眨一眨的。那芬芳馥郁的香味，沁人心脾，让你情不自禁深呼吸，细细品尝独特香气。来到树林边，你会看到一群群蜜蜂嗡嗡地闹着，尽情吮吸着花粉，去酿造芳香可口的沙枣蜜。五彩斑斓的蝴蝶，围着枣花上下翩翩起舞，一会儿在树冠上欢乐地盘旋，一会儿与枣花亲密接触，一会儿又甜蜜地比翼双飞。这个时候，我们会折几枝花枝，拿回家插在花瓶里，给屋里平添亮丽的色彩，浓郁的香气四处飘溢。

打沙枣是最令人开心快乐的事。到了九月份，秋高气爽，瓜果飘香。这时的沙枣林硕果累累，红的像樱桃，黄的像鲜桔，紫的像葡萄。选几个个大、色鲜、圆润、肉厚的尝一尝，又沙又甜，有的还带点涩。这个时候我和小伙伴们几乎天天往沙枣园跑，我们追逐打闹，各显神通采摘要沙枣。低处的踮起脚跟，一手把树枝拉弯，一手采摘；树中间的则干脆爬上树去摘，需要特别小心，稍不注意就会被树刺刮破衣裤，甚至划伤皮肤；高处的可以用竹竿敲打，或者站在远处用小石块扔上去砸下来。衣兜里装不下，干脆脱了衣服铺在地上接，然后哼着儿歌，拎着鼓鼓囊囊的小包裹，一路蹦蹦跳跳回家。

新鲜沙枣晾晒干后，能长时间保存，可以泡茶喝，八宝茶里的一宝就是沙枣；也可以当作零食吃，当时出门玩耍或上学，兜里总不忘装几把沙枣，饿了就吃几颗，那感觉真好。

光阴似箭，屈指一算，我离开故乡已四十多年了，许多往事已淡化、模糊或遗忘，而对家乡的那片沙枣林却记忆犹新，那抹美景永远根植于我心中。它不仅给我儿时带来了难以忘却的欢乐，更让我深深地感悟到：它的秉性、品格、毅力、神韵，就是西北地区黄河儿女，特别是广大农民群众淳朴厚道、吃苦耐劳、不畏艰难、甘于奉献的性格特征和精神风貌的真实写照。



(图片来自网络)

N且听风吟

我仿佛抓住了春天的衣角

□ 马竹君

大西北的风
刮开了满山的绿
再刮来麦苗的香
为新开的扁桃掀起鹅毛被子
让初融的湖面映照潋滟金光

直到昨天
在旱塬梁峁间
小羊羔子挣扎着撑起四蹄
农人带着一摞羊羔棉衣匆匆赶来
说它们就喜欢在春天里扎堆儿出生
照顾好羊羔子
瘸腿哈麦家那两个尕娃
开学时就能骑上新自行车

那一刻
我仿佛跟着两个追风少年
抓住了春天的衣角

□ 孙士彪

(一)

花魁映雪神清逸，
枝杪亭亭气节扬。
暗自飘香尘不染，
报春含笑笑群芳。

(二)

迎风傲雪亮妍妆，
风骨犹存斗冷霜。
只盼春来百花绽，
山川处处见芬芳。

七绝·咏梅

□ 孙士彪

笛声

N灵犀

那时候，每天的清晨和黄昏，总有一只小鸟以脚掌和脚跟同时叩击砖地的仪式，从我门前的房檐下啄过去，当当地，自南向北；稍后，再啄过来，当当地，从北向南。

几十年后，我仿佛又听到那一串声音从我门前的砖地上响过来，再响过去，当当地。

我似乎意识到了一个古老而美好的话题。那是一种依恋。水绕着山转，叶子望着枝

蔓脱落，星星向大地挤眼睛。

那是一种牵挂。举头与低头之间的思念；那是一种依恋。水绕着山转，叶子望着枝

一串足音

□ 李立东

那是一种祝福。这擅长绕弯儿的小鸟啊，我将多年积攒的祝福遥寄给你，相信终将到达心灵的彼岸。

小宝茶话

立春随吟(新韵)

□ 马生文

塞外春迟二月天，
铁牛遍野竟撒欢。
风吹树曳枝头绿，
河醒冰呈海水蓝。
红杏迎霜急孕蕾，
彩桃争暖早绽园。
欲知耕讯阳坡瞅，
熙浪微微陌上旋。

“对面盆里的夹竹桃花开，花草的又一季枯荣拉开了帷幕。”小说的最后一句话和开头呼应，起初王琦瑶还是弄堂里的懵懂少女，匆匆一生随着上海城市的起伏而转换。王琦瑶是《长恨歌》的中心，她的存在是女人自由意识的展现，许多人说她悲惨，一生依靠男人而活，可我却并不这么觉得，我反倒觉得王琦瑶与不同的人交往时很会拿捏分寸。起初看她和吴佩珍的相处模式时总会有点不耐烦，觉得她的算计太多，相比吴佩珍的真挚与热情，王琦瑶的情感总有一点心机和算盘，为吴佩珍付出的真心觉得不值得。但是当王琦瑶的身边人转换到蒋丽莉的时候，这种感觉变化了，只觉得王琦瑶在为人处世方面有自己独有的一套。即使两人身份悬殊，蒋丽莉自觉高人一等，但王琦瑶从未接受这种目光，出身贫寒的她保留着自己的尊严，这种态度延续到她的每一段人际关系中，无论是处理与程先生的感情还是和电影导演的聊天，她总是不卑不亢。小说没有细致入微地描绘她的容貌，而是带有一种“疏离感”，多半是从他人的言语以及其他物品的衬托上进行展现。

最让我有代入感的描写是王安忆为王琦瑶刻画的光影。在生命的不同阶段，都有为她打造的光影。是初入电影拍摄场地时的那道刺眼的光，让盖着罩头的王琦瑶有些惶然无措和小心翼翼；也是“上海小姐”决赛的那个夜晚的灯光，有

暗夜里的微小晨光

——王安忆《长恨歌》王琦瑶形象抒解

□ 徐婧纯

相比于张永红，王琦瑶的“美”在举手投足间的大气，她从不需要别人刻意地迎合，无论张永红怎样追赶，都无法超越。

作者王安忆为王琦瑶铺设的大背景是上海，并且是流动的上海，感受到时间的流逝和变换不简单从王琦瑶的人生轨迹来看，从一点一点不断转变的社会环境中也看得清清楚楚，这也是王琦瑶的又一魅力之处，无论在怎样汹涌波动的社会大潮流中，王琦瑶总会很快找到自己的位置，不盲从且格外坚定。在她的身上感受不到任何颓败，苍茫或者是郁郁寡欢，总是恰到好处的温柔。而从王琦瑶后期的生活状态中，也读出了一种生活的美学，不俗也不艳，没有什么大起大伏，就觉得格外美好，还隐含着一层美感。她日日准备的下午茶，虽不昂贵但也可口美味，配上她特意买的镀金丝边的茶杯，不让客人觉得刻意，又在日常中透露出她独有的待客之道，是一种舒适感，也是一种长久感。当康明逊突然地来访撞破有些败落的王琦瑶，王琦瑶也将这种突如其来相遇变成了一种“慵懒美”，让康明逊更加欲罢不能。出

现在王琦瑶生命中的一些人，总爱去她家，我想他们眷恋的也是这一份来自心底的安定与安宁。

因为是女性作家的缘故，王安忆将王琦瑶刻画得格外细腻与自然，使得女性读者在阅读时格外出入感。她写王琦瑶那种出其不意的美感，让康明逊刻意追逐的那些破碎的美感，写得模糊却也真实。王琦瑶一生中经历了太多感情，哪怕有些感情令人难以琢磨，它也是美的，美得让人觉得这一切也都是自然而然发生的，不必去过分追究什么。

《长恨歌》中的女人们羡慕王琦瑶，人人也想成为王琦瑶，但王琦瑶终究是独一无二的，她曾经拥有过辉煌的人生，也经历过低谷，享受过最平凡最普通的朴素生活。人们总是在议论她，但很少有人真正懂她，但王琦瑶本身就有某种魅力，即便她只是书中的一个人物，是合上书便会消逝的人物，但她的一生却让人念念不忘，映照在现代的都市女性身上。

作者简介：徐婧纯，华侨大学文学学院2020级学生。